



“共享睡眠舱”遇准入难题 火了才几天就闭门谢客

因为性质定位不明确
北京“享睡空间”很快就暂停使用

7月15日,媒体报道称,位于中关村中钢国际广场创业公社的“享睡空间”已被警方查封。据一位创业公社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,“享睡空间”刚在其场地试运营两周,“这个东西也不知好不好,我们只是允许他试营业看一看”。

而在6个“共享太空舱”外的玻璃门上,贴着一张“系统升级,暂停使用”的告示贴,落款日期为7月17日。

一位留守的“享睡空间”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,没有警察来查封过,目前暂停体验。

“我只听场地的物业管理人员说有相应的警察或管理主管部门来看过,因为他们想了解这个东西,但是并没有说他们过来查封的。我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信息。”7月17日,享睡空间CEO代建功向记者解释。

代建功向众媒体记者表示,最近的关店不是因为查封,而是因为对媒体报道的慎重对待,另外,“享睡空间”正在接入身份证认证系统,需要时间。

“我们现在和相关部门做了预约,因为需要和多个部门沟通,所以我们主要是听他们的意见、建议、要求。我们预约的是本周的星期二、星期三,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和管理要求。”代建功表示。

据代建功介绍,目前对“享睡空间”的投资都是几个合伙人自掏腰包,数量大约几百万元。记者查询工商资料得知,代建功出资99.5万元持有北京享睡科技有限公司99.5%的股权。享睡空间在北京、上海、成都等地已经试运营。

概念的明确是代建功强调的重点,很显然,如果被划归为酒店类,那么“共享睡眠舱”将面临消防、安全、身份信息登记等方面的障碍。

“我们的产品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对性质定位的理解,因为很多人把它定位为共享床位、共享住宿,这有可能会带来监管的误解,将它定义为酒店和宾馆,(如果)按这套标准来监管我们,的确,我们的产品很难满足监管的要求,我们的初衷是解决员工午休半小时到一小时的需求,到底怎么满足监管需要,可能我们还需要听听监管的意见。”代建功向记者表示。

中午时刻,忙碌了一上午的白领们,他们很多人心想着:要是能安静地小睡一会儿就好了。然而在办公室睡觉却有三个不可规避的缺点:一是缺失私密性,偶尔打个呼噜还怕吵到同事;二是经常趴在办公桌上,对脊椎损伤很大;三是在不知不觉中给领导造成你在偷懒的印象。

精明的商家总能及时发现白领们的痛点。上周,被称为“共享睡眠舱”的玩意儿突然火了起来,许多媒体派出记者去争相“试睡”;不过“共享睡眠舱”在朋友圈里才火了几天,北京、上海就相继传出“共享睡眠舱被查封”的消息。

新模式没有消防许可
上海“共享睡眠舱”被叫停

如果说北京中关村中钢国际广场创业公社的调整是有意为之,那么共享睡眠舱在上海的遭遇就要尴尬得多。

17日下午,上海恒丰路上的一处写字楼,享睡空间的“共享睡眠舱”正在被拆除。现场拆除人员表示不愿意透露任何细节。

上海市公安局表示,目前上海“共享睡眠舱”已被叫停。因为这是个新模式,尚没有获得消防许可,也没有宾旅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。另据知情人士透露,上海共享睡眠舱浦东店被查封后,静安店与徐汇店已自行停止营业。

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表示,7月16日,上海共享睡眠舱被叫停。7月17日,拆除工作陆续进行。

代建功向媒体表示,从18日开始关停北京、上海和成都三地的体验店,进行技术整改。等和卫生、工商、公安、消防部门沟通调整后,再开放体验。



共享睡眠舱内景。

市场有旺盛的需求
但监管问题暂时难解决

“按照现在的运营方式,运营成本的压力还是挺大的。我们这个产品成熟以后,把效率、规模做起来,运维人员可以管更多点,算账才能算得过来。”代建功向记者表示,未来“共享休息舱”的运营,提高规模和效率才是王道,但眼下,让他更焦心的就是监管问题。

就目前的运营情况,代建功介绍道,“每个舱大概一天有三个人过来体验,高峰时期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,用户需求还是挺好的,尤其是有午休习惯或工作强度比较大的(用户)需求旺盛,我们将其定义为强需求,用户反馈也挺好。”

位于银河SOHO的“享睡空间”是北京唯一仍在开放参观的店,17日中午1点左右,在大厦内工作的王先生睡眼惺忪地从“太空舱”中爬出,他向记者表示,他已经在“享睡空间”充了100元。

作为先行者,尽管代建功和他的“共享睡眠舱”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,但后来者已经在跃跃欲试。

就在7月16日晚间记者到创业公社现场走访时,遇到了一位姓唐的年轻人。据他介绍,他在网上看到了“共享睡眠舱”和他不谋而合的商业模式,就想来取取经。

“我们还在组队,还在找风投呢……”小唐透露,他和学长已经接洽了一个风投机构,对方对他们的想法很感兴趣。

“我同学去了郑州住了一次太空舱,然后就联想到共享模式,当我们准备入手做这个事时,发现享睡空间已经在做这个了,就是差钱啊。”唐同学有些羡慕地说道。

■记者 李少婷 每日经济新闻